

# 绿海周刊

LÜ HAI ZHOUKAN

2026年2月13日  
第019期

本刊策划 王渊  
编辑 高可  
美编 吴美妘  
校对 周旭

联系电话  
010-86423628  
电子信箱  
Lhaizhoukan@126.com

## 一线观察

### 民俗扮靓马年新春

□本报全媒体记者 高可

2026年农历丙午马年春节临近,全国各地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民众以多样形式迎接新春佳节。马,作为承载着奋进力量与吉祥寓意的文化符号,在代代相传的民俗文化中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让我们一同探寻那些与马相关的传统习俗,品味其中的文化韵味与美好期许。

祭祀马神,是中国古代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如今在部分地区仍有延续,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下的文化纽带。说起马神,不少人或许感到陌生,但“马王爷有三只眼”这一广为流传的俗语,可谓家喻户晓。记者了解到,马王爷便是民间尊崇的马神,全名叫“水草马明王”,核心职能是护佑出行平安、生活顺遂。民间还流传着一则趣味传说:马王爷奉旨与四位神仙巡访人间,唯有他据实禀报民间疾苦,玉帝感念其赤诚公正,特赐一只天眼以彰其“明察秋毫”的品性。也正因如此,马王爷深受百姓尊崇,祭祀马神的习俗得以在民间代代相传。

在民间传统美术与日常表达中,马的吉祥意象更是无处不在,成为新春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我们在各地年货市场、非遗展厅都可以看到,剪纸、刺绣、年画等民俗工艺品备受青睐,其中蕴含“马上封侯”(马背上立猴)、“马上有福”(马旁绘蝙蝠)、“马上平安”(马驮花瓶)等纹样的作品销量火爆。红红火火的剪纸贴满窗棂,栩栩如生、熠熠生辉的刺绣,色彩鲜艳的年画贴在门户,既装点节日生活,也传递着吉祥祝福。与此同时,“马到成功”“龙马精神”“一马当先”等含马成语,成为新春祝福常用语,一句句吉祥话,将人们心底的美好祝愿与奋进期许传递开来,成为刻在生活中的文化印记。

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多地非遗民俗展演陆续登场。在广东省封开县,极具地方特色的“麒麟白马舞”正在紧张排练。据了解,这种舞蹈多在春节等重大节庆期间表演,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起源可追溯至唐代岭南第一位状元莫宣卿省亲的传说。该舞蹈表演者约20人,一男一女分别扮演状元和状元夫人,两位童子手持花灯引路,另有两人撑着“麟吐玉书”横额,四名锣鼓手敲打出铿锵节奏,搭配造型精美的白马、麒麟道具,尽显地方民俗的鲜活魅力。

从非遗技艺的年轻化呈现,到民俗活动的沉浸式体验,马元素不仅是刻在生活中的吉祥密码,更是流淌在中华文化中的精神图腾,历经岁月沉淀,依然鲜活生动、葆有旺盛生命力,成为这个新春最动人的文化底色,也为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注入了温暖力量。



春潮涌动,骏马扬蹄。马,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奋进密码,是忠诚、坚毅与成功的象征。值此丙午新春之际,本刊特精选关于马的美文佳作,与读者共品文化之美。祝愿广大读者在新征程上策马奔腾,马到成功!

## 戏马台忆往

宋春雨

江苏徐州,古称“彭城”,是两汉文化发源地,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近2600年建城史,堪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名城。在老城区,有一条贯穿南北的历史文化轴线——彭城七里,它南起云龙山,北至古黄河畔的黄楼,南北跨度约3.5公里,因绵延七里而得名。从云龙山向北而行,过徐州博物馆,便至户部山。这里是徐州明清官商宅邸聚集之地,亦是老徐州的城芯所在;俗语“穷北关,富南关,有钱人都住户部山”,道尽了此地往昔的繁华。

第一次到户部山,还是十年前。那时我刚搬到徐州,在云龙山旁边租了房子,后来才知道,这附近就是大名鼎鼎的户部山。再后来,我陪孩子读《声律启蒙》时,读到了“台高名戏马,斋小号蟠龙”一句,为了加深孩子们的印象,我便带着他们来到戏马台,在青石板间,为他们讲述西楚霸王项羽在此阅兵戏马的典故。相传,项羽骑着心爱的乌骓马,在高台上观看士兵操练和马戏表演。项羽常与乌骓马嬉戏,马蹄落下时甚至在青石上留下斗大的蹄印,因此得名“戏马台”。

名胜古迹的魅力,正在于能让人与历史人物跨时空对话。当我站在戏马台的九重台之上俯瞰彭城时,仿佛也看见了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豪情,看见了垓下之战的惨烈、四面楚歌的悲凉,更看见了“秋风戏马”背后,英雄与时代的交织回响。

紧挨着戏马台的倒马井、马市街,则展现了徐州的人间烟火气。喝一口热腾腾的马市街饸(音“sha”)汤,吃一口锅贴,正是徐州人美好的一天。

因常常带孩子去戏马台,我对这里格外熟悉。1924年6月1日,徐

州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吴亚鲁任书记部主任,这是徐州地区最早的团组织。而戏马台作为徐州重要的历史地标,承载着这段红色记忆,因此,每每走到这里,我都会给孩子们讲述吴亚鲁的故事。

吴亚鲁是徐州地区团组织的主要筹建者,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他投身革命后辗转南北,历尽艰辛,先后负责党的多项重要工作,参与多次重大革命斗争,为了党的事业矢志不渝,慷慨赴死。1939年6月,吴亚鲁在平江惨案中惨遭国民党顽固派杀害,生命定格在41岁。

“爸爸,什么是抛头颅、洒热血?”当6岁的儿子和4岁的女儿睁着懵懂的眼睛发问时,我望着孩子纯净的脸庞,只能用他们能理解的话语解释:“这就像你们喜欢的哪吒一样,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守护脚下的土地,甘愿放弃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古人说的‘舍生取义’。”

百年时光倏忽而过,吴亚鲁的名字永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他筹建团组织、发展党小组,带领进步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事迹,永远为人称颂。而身为新时代的检察青年,我们有幸在这片英雄热血浸润的土地上,守着戏马台的红韵,沐着彭城的清风,更应传承这份信仰与担当。

在检察履职中,我们固然需要汲取楚霸王项羽勇毅笃行、担当作为的精神底色,但更应深知,相较于个体的坚守,制度的刚性约束、体系的完备支撑、法治的浸润守护,才是守护彭城大地的根本保障。

走出戏马台时,台畔苍劲古柏在冬日的清风中愈发挺拔,往来行人驻足凝望,感念着历史与今朝。唯愿法治的阳光如冬日暖阳般,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守护彭城百姓的安宁与幸福。

## 马韵盈春



## 岁月里的温柔伙伴

王吴军

说马,说的是马之灵秀,更是人之情怀,是马穿越千年岁月仍未褪色的温润与昂扬。

马本是荒野间的精灵,奇蹄踏霜,鬃毛拂风,分野马与家马两脉,各有清姿。野马栖于寒荒,鬃毛竖如锋刃,长尾垂落如瀑,四肢劲健,夏着浅棕红赭之衣,冬覆淡棕素色之衫,带着未经驯化的野性,踏过草原戈壁,守着一方天地的纯粹。家马则随人而居,依品种分重型、小型与袖珍矮马等,四肢修长,骨骼坚韧,蹄质硬似寒玉,毛色繁多多姿,栗色如燃,青色如黛,黑色如墨。家马少了野马的桀骜,多了几分温润相伴的妥帖。

中国人与马的缘分,早在千年前便已开始。我们的先祖驯服野马,让这荒野精灵走进了烟火人间,从此,马便成了人类忠实的伙伴,载着人穿越山川湖海,见证朝代更迭。风雪中策马前行,马蹄踏碎寒雪,身后是万家灯火,身前是前路坦荡,良马就这么与人相依相伴,成就一段段佳话。

提及良马,最先浮现在脑海中的,便是“汗血宝马”,其本名为“阿哈尔捷金马”,产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科佩特山脉和卡拉库姆沙漠间的阿哈尔绿洲。阿哈尔捷金是这一马种的正式名称,捷金是聚居在阿哈尔地区的土库曼五大部落之一,捷金人自古善养马、驯马,培育的汗血宝马享誉天下,阿哈尔捷金马也因此得名。此马与阿拉伯马、英国纯血马并称为世界上三大经典纯种马,阿哈尔捷金马血统古老而纯正。它耐得住长途跋涉,抗得住风霜疲劳,驰骋起来如风似电,于是,便有了“日行千里”的传说,成为古人心中良马的极致模样。

我国对汗血宝马的记载最早见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大宛列传》,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见大宛国“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天子也”。寥寥数字,便勾起世人对这奇异之马的无限遐想。唐太宗李世民一生爱马,他命工匠将自己征战时期的六匹坐骑雕刻于石屏之上,称为“昭陵六骏”。民间传闻,“昭陵六骏”中的“特勒骠”是突厥所赠的汗血良驹,石刻之上,那马身姿矫健,鬃毛飞扬,似仍有当年驰骋沙场的昂扬气势。

世人都很好奇,何为汗血?原来,这马皮肤极薄,驰骋之时,血管中血液流转,清晰可见,加之其肩颈部汗腺发达,出汗时先潮后湿,那色红色或栗色的鬃毛,经汗水浸润,色泽愈发鲜亮浓艳,望去便如流血一般,遂得名汗血宝马。

除了汗血宝马,中华大地上的马种各有特点,藏着不同地域的烟火与情怀。

蒙古马是草原的精灵,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较为古老的马种之一。这种马的体格不算高大,却耐严寒、抗酷暑,载着草原儿女的豪情,踏过草原的每一寸土地,是人们忠实的伙伴。

新疆地区的哈萨克马,亦是草原马种中的翘楚。这种马性情温顺,眉目清秀,耳朵短小玲珑,脖颈细长微扬,心肺发达,后肢虽常呈刀状,却丝毫不影响其驰骋之力。而且,它汗腺发达,能自如调节体温,无论酷暑寒冬,皆能快速适应,凭着敏锐的听觉、嗅觉与视觉,能记下主人的气息,记下走过的路途。它是哈萨克族人放牧远行的忠实伙伴,更是草原上生生不息的灵动印记。

河曲马源自甘肃、青海、四川三

省交界的黄河上游第一河曲处,因产地而得名。这种马体形匀称,公马自带悍威,鬃毛尾毛粗长浓密,毛色以黑、骝、青、栗为主,部分马匹头、颈或四肢带白章,灵秀中见英气。它性情温驯、耐粗饲,对高寒湿润、多变气候的适应性极强,且耐力持久,是优良的挽乘兼用型地方马种。河曲马历史悠久,曾是陇右牧监的主力战马,承载着西北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畜牧文化记忆。

马的灵动,不仅在于其身姿与风骨,更在于它融入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情感的载体、意境的化身,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诗经》中,提及马的篇章多达48篇,提及马的次数有120余次,记载了28种马的名称,细致区分毛色、体态、性别,足见古人对马的观察之细、喜爱之深。《诗经·郑风·大叔于田》中写道:“执轡如组,两骖如舞”“两服上襄,两骖雁行”,寥寥数语便勾勒出狩猎之时良马与猎手配合默契的场景。

大和元年(公元827年),从长安到洛阳途中,白居易的爱驹小白马受伤在稠桑毙命,他一口气写下一首二十韵的长诗《有小白马乘驭多时奉使东行至稠桑驛凄然而毙足可惊伤不能忘情题二十韵》,详细记述了自己的小白马:“能骤复能驰,翩翩白马儿。毛寒一团雪,鬃鬣万条丝。”小白马灵动可爱,陪他出行、闲游、写诗,可一场意外,爱马永远离开,这令白居易悲痛不已。大和九年(公元835年),64岁的白居易再过稠桑驛,距离爱驹离世已过七载光阴。驿站墙上自己写的诗已经长出苔藓,然而墨迹依然可见,白居易读着七年前的诗,想着自己的小白马,情感难抑,又写了《往年稠桑曾丧白马题诗厅壁今来尚存又复感怀更题绝句》:“路傍埋骨蒿草合,壁上题诗尘藓生。马死七年犹怅望,自知无乃太多情。”白马已去世七年,埋葬白马的地方蒿草已深,题写白马诗句的墙壁已生苔藓,然而七年过去,自己却未曾释怀,如今睹诗思马,依然伤感不已……

李贺的《马诗》二十三首,以马为喻,托物言志,将边塞苍茫之景与个人孤愤情怀融为一体。其中的第五首“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勾勒出大漠冷月下骏马渴望驰骋的豪迈姿态,更藏着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懑与建功立业的热切期盼。“金络脑”象征着受重用的机遇,骏马盼以此鞍具驰骋清秋,恰如李贺渴望被朝廷赏识、施展抱负,马既是诗人的生命化身,也承载着他的雄心、孤独与坚守。

杜甫在《房兵曹胡马诗》中写道:“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这首诗将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矫健灵动的特质写得淋漓尽致。那筋骨劲挺,瘦硬有神的风骨,四蹄生风、轻捷如电的驰骋之姿,既见良马之超凡,更寄寓诗人青年时期锐意进取、渴望驰骋万里建功立业的壮志,也暗含对英雄气概的追慕。

马年说马,说不尽马的灵动与风骨,道不完人与马的情谊与牵挂。马这种生灵,既有驰骋沙场的豪迈与勇敢,又有相伴人间的温润与妥帖。它是岁月的见证者,见证朝代更迭,见证人间悲欢;它是情感的载体,承载着古人的喜爱与牵挂,承载着人间的忠义与坚守;它是文化的符号,藏在诗词文赋之中,藏在古画名作之中,蕴含着人间最纯粹的美好与情怀。

## 一匹马一条路一脉中华情

赵柒斤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以马为喻,向奋斗者致敬,为拼搏者加油,为实干者点赞。象征着力量、速度、活力与进取精神的“马”,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与我国的历史、战事、交通运输、农耕以及社会变革等有着深刻的联结,影响着代代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宽阔的公路至今仍被称为“马路”便是最好的例证。

作为一种重要的哺乳动物,马自千年前被先民成功驯化后,就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得力助手,更被纳入传统历法体系——即由“天干”与“十二地支”组合而成的“十干支纪年法”,该历法以60年为一个完整循环。为便于民众记忆与应用,先民将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一一对应,其中地支“午”位居第七位,对应的生肖为马,“午马”的称谓由此而来。

作为“六畜”中极具战略与实用价值的马,自古便与人类文明紧密相连,堪称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鲜活符号。中国古代,马最重要的功能用于拉车和征战。《穆天子传》有云:“癸酉,天子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骝,造父为御。”《诗经·大雅·绵》亦有记载:“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夏商周之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战车成为战争主力,也是衡量诸侯国实力的重要标准。春秋时期,强国多称“千乘之国”;至战国时期,随着诸侯兼并加剧,又出现了“万乘之国”的称谓。正如西汉晁错《兵车议》所言:“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也,步兵不当一。”马车凭借强大的突击能

力与机动性,迅速成为战争中的核心利器。

因马在古代战争与交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其在社会生活中备受重视,相关的语言词汇也随之丰富:“马褂”“马甲”“马靴”等,都是与骑马相关的服饰;“千军万马”“单枪匹马”“招兵买马”等,反映的是马和战争的关系;“兵马”“人马”“车马”等复合词,体现出马是战斗力的一部分;“快马加鞭”“马不停蹄”,则反映马的迅捷特质,衍生出对效率与行动力的喻指。

那么,“马路”一词从何而来?据神话传说记载,中华始祖黄帝“命竖亥通道路”,并以“横木为轩,直木为辕”制造出车辆,车行道正式诞生。在史料记载中,《史记·夏本纪》称大禹“陆行乘车,水行乘船”,印证了车在早期交通中的应用。商汤的先祖王亥(夏代末期)“服牛乘马”,以畜力驱动车辆进行远距离贸易,开启了畜力作为交通动力的历史新阶段;在商代殷墟考古中,考古学家们不仅发现了碎陶片与砾石铺筑的路面,还出土了车辙遗迹,证实当时已形成初步的车行道体系。

西周统治者高度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诗经·大东》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瞻言顾之,潜焉出涕。”描绘了西周大道的平整笔直;《周礼·地官·遗人》则记载了道路服务体系:“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馆舍,馆舍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侯馆,侯馆有积。”西周道路按规格分为路、道、涂、眡、径五级:“路”容马车(牛)车三轨并行,“道”容二轨,“涂”容一轨,“眡”供牛车通行,“径”为田间小路。“马路”的早期含

义与车马通行直接相关。《尔雅·释宫》曰:“五尺谓之路,倍步谓之马。”这里的“马”是道路宽度的计量单位,这一尺度称谓,也为后世“马路”一词提供了语义渊源。

秦王朝建立后,“马路”发展迅猛。尤其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车同轨”制度,历时十余年,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辐射全国的驰道网络。《汉书·贾山传》载:“(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驰道即为“马路”的核心形态。汉承秦制,在原有道路的基础上扩建延伸,构建起以京城为中心、四面辐射的交通网络,进一步完善了交通体系。

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虽政权更迭频繁,但道路建设并未停止,局部区域仍有驿道、津梁的修缮与维护。进入隋唐大一统时期,交通建设迎来复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不仅要保持马路畅通无阻,还要对马路进行日常养护。宋、元、明、清各代,均在前代道路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路网、优化养护,使古代的道路体系愈发成熟。

晚清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近代沥青、水泥铺设技术的道路传入中国,“马路”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指代适应马车、汽车行驶的现代化道路。

的确,“马路”是有趣的称呼。可以古雅,如秦王朝的驰道;可以摩登,如现代平坦宽阔的“公路”;可以承载快乐,如一对有情人漫无目的地闲逛,就称为“压马路”……透视“马路”,不仅能了解一个词汇的形成过程,更能窥见中国社会特别是交通运输发展的轨迹。